



# 卷一百二十三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開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駙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一百二十三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開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

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

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

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

五經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復淺近  
補闕云

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

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

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

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

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

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按在





涼甘肅瓜涉等州本月氏國之地 以其頭為

飲器韋昭曰飲器捍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

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

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

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

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乃募能使

者騫以即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

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

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

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俱出隴西

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

經匈奴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

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

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及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

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

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

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

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

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

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素隱

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索隱曰居作君

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地肥饒

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

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

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

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留歲餘

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

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

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

金城與漢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南山屬焉方牧羊人也南方蠻



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復為匈奴所得留歲

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

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

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

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

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

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

大宛六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

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

氏馬衆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

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有城

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

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

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罕于寘徐廣曰漢



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曰扞○窠國名也音扞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苟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窠也于寘之西則水則拘彌與扞窠同是一名也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

大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

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洶澤

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九里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

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

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洶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洶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

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

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

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牒匈奴





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

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

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

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秦為寶衆月氏

為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

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

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

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

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



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

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

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

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

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

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

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為錢

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

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

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

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

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

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

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

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



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  
韃在北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  
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壁明月珠駭  
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玕朱丹青碧  
珍恠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  
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  
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  
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  
精為礎鳥海中斯調洲上有木冬月往剥取  
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蕉布  
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  
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  
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  
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  
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

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  
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  
官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  
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  
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入而胡  
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黑  
自然生於土中候其發萌築牆繞之恐為獸  
所食其膾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  
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  
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  
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繞三尺其耕  
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  
人穴條枝秦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  
居也條枝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  
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  
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在安息西數



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

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蒲屈獻

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烏鴉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

大如人衆甚多徃徃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

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

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

西王母而未嘗見素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

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勝西王

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

弱水西王母既在安息長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

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

荒西經云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

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

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

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

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西域傳第六十五



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

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

賈市及六月氏西徒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

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蓋市城有市販賈

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斷又作訖○索隱曰身音

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

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鈇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

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

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

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

隱屠太子父曰屠頤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邪夢白

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

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別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

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禁生太子



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  
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  
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  
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  
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  
南大國也於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  
建未達山亦名崑崙崙山水出一名按扈利水  
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崙山以南  
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  
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切利天為母  
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  
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見佛即刻牛頭  
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  
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  
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  
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

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  
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謂阿難等俱在此坐  
又云小狽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  
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  
尚存又於山上建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  
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一法於  
此今袈裟

衣是也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問曰安  
郎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

得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往布之身毒身毒  
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  
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大水為

正義曰大

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

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界南數

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

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

宜徑如淳曰徑疾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

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

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

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

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

而致殊俗威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

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反犍

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舟出徒徐

徒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徒音斯蜀郡有

徒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舟駝之地在戎

州西出邛棘正義曰棘蒲北反徒在嘉州邛

北也今邛州棘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犍服虔曰

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犍縣屬越犍音昨案南越破後煞犍侯作犍都為沈



黎郡又有定孫縣○正義曰今成州及武等州也  
籛白菟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

方閉嵩昆明正義曰嵩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  
昆明之

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

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

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嵩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嵩滇等名也

而蜀賈燕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

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

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

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

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

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

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

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

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  
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  
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  
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  
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而昆  
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噉與  
縱不治道上忿衛之史記亦作噉狼往乳之  
字○索隱曰噉音衛蜚亦飛字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

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于昆黃莫令長守於西  
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  
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  
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  
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  
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  
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  
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

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



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  
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  
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摠取羈屬昆  
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  
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  
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

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

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

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

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

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

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

意以諭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

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



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

出其南抵大宛大月

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

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

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云發易書以下

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

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

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徐廣曰屬

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

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

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

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

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

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

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

州越嵩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

夏李奇曰發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拍始昌昌越人等



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岐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皆叛而併發之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

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

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

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

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

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

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

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恠利害求使

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

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

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

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

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

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

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獨以

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

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

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

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

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

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

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

之屬遂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年封三年王恢徐廣

日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

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

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卓昭曰王

門關在龍勒界素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列龍勒山



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騁

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往妻

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

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

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

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

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

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

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爪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

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

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

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采璣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

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





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恠物多  
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  
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  
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  
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  
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自  
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

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  
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  
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  
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  
陶為酒富人截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  
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  
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  
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



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  
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鬣，善市買，爭分銖，俗  
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  
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  
率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  
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  
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也。  
者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

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

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

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

曰：水名，道從行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

致風沒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洲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

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

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

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



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罵詈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

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而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



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

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

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

還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

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

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

矣管灼曰易輕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

鄧光等赦囚徙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



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二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正義曰音譚張晏云

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譚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



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

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侯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向康居侯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



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絡食其軍王申生去

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



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  
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  
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  
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  
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  
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

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  
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  
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  
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  
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守吏為九卿者三  
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  
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  
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又以適  
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



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

徐廣曰一本無

晉酒泉都尉

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

也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率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

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

崑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



曰惡音鳥烏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寘於何見河出崑崙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山磧石出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鮎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鮎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効矣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元因博望 始究河源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天馬內向

葱嶺無塵 鹽池息浪 曠哉絕城

徃往亭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